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集傳卷十四　　宋　蘇轍　撰

都人士之什　小雅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都美也都人士士之有美人之行者也周忠信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髪我不見兮我

心不說

臺夫須也其皮可以為笠緇撮緇布冠也君子女女之有君子之行者也髮之為物疏密如一而本末無異有常之至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充耳瑱也琇美石也實塞也吉姞也春秋傳曰姞吉人也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之見是女者

皆以為尹姞之女言其知禮也苑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

從之邁

厲帶之垂者也蠆螫蟲也其尾上卷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

何盱矣

旟揚也盱病也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

卷之言古之為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强之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髪曲局薄言歸沐

綠王芻也局卷也王芻易得之菜終朝采之而不盈匊意不在所采也婦人夫不在無容飾故曰予髪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言其知怨思而已不知義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藍染草也衣之前蔽曰襜襜至也五日為期六日不至而怨之言非所當怨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綸釣繳也田漁君子之所有事而婦人不與也今也狩則欲為之韔弓釣則欲為之綸繩言無節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此章言其悅之無已故詠歌其釣之所獲於其獲也又將從而觀之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

芃芃黍苗隂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

隂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葢云歸哉

召公之營謝民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㸑

傍牛者凡行者皆集於謝則召公告之以歸矣言不

久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天子之卿視諸侯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

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君子之在下譬如桑之生於隰其長阿然其盛難然

見者無不悦之故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幽黒色也膠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苟吾心誠愛之君子豈遠我而不告哉苟吾心誠藏之何日而忘之哉吾之所以忘之心不藏也君子之所以不告吾不愛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幽后褒姒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白華野菅也已漚則為菅取白華而漚之又束以白茅焉言表裏無不潔也今申后之脩如此幽王遠之而近褒姒使獨居焉何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天步王者之所履也猶圖也菅茅之為潔也至矣其生也白雲露之其所受以為質可知也已有人如此而王獨棄之曾不圖天步之艱難非此人莫與共之也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滮流貌也豐鎬之間其水北流水之性未有不流於東南者也水流於東南則其所及者遠逆流而北則其所能浸者稻田而已不及遠矣王者推其親親之恩自王后始其下將無不蒙澤者今反其常而愛褒姒故恩止於一人而下無所賴矣是以君子嘯歌傷懷而念碩人碩人申后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也烘燎也煁烓竈所以炤也薪之善者當以爲爨而反以爲炤譬如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於外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鼓鐘于宮外未有不聞者幽王内有嫡庶之亂而求外之不聞難矣君子之念王懆懆其憂而王視之邁邁其不顧言無悛心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禿鶖也鶖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鶖而弃鶴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鳥之雄者右掩左其雌左掩右言陰陽之相下物無不然王曾是之不若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扁卑貌也疷病也石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然

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人之賤者可以為妾而不可以為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微臣刺亂也

緜蠻黄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小鳥貌也黄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無不託焉

而丘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於外柰何曽不飲食教載之哉

緜蠻黄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黄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極至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古之君子不以菲薄廢禮雖瓠葉之微猶將采而烹之以為飲食之道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言一兔也獻主人酌賔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酢賓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醻主人既卒酢爵復酌賓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皇朝矣

漸漸高峻也幽王之亂下國背叛王將以力征服之

而不得故告之曰漸漸之石而欲以力平之乎吾見其高而已不可平也山川之悠遠而欲以行盡之乎吾見其勞而已不可盡也今諸侯背叛而欲以武人征之吾亦見其益亂而已不暇使之朝也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遠人可以德懷而不可以力勝武人非所以來之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卒崔嵬也沒盡也出出之於亂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

皇它矣

蹢蹄也豕四蹢白曰駭白蹢豕之尤躁疾者也烝進也畢噣也豕之性好水而畢之性好雨豕馴則居陸駭則涉水故豕之進而涉波人之過也畢得月則雨月不至則否故畢之至於滂沱月之過也譬之諸侯好亂而王又以武臨之是以懼而深謀阻兵以自救

勢之相激其亂遂連而不解故曰武人東征不遑他矣夫使武人征之而尚何暇及其他哉蓋亦知誅之而已此亂之所以益甚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

苕之華芸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陵苕也其華紫赤而繁將落則黄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曲梁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能久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無暇及飽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歳暮草黄矣而行者不息言久役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草黄極則玄久役而弃其室家曰矜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芃小貌也棧車役車也車之行道如狐之循草無有止期也

何草不黄四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十四

詩集傳卷十五　　　　宋　蘇轍　撰

文王之什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位五十年其始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政行於西南而不及於東北其後虞芮質成於周文王伐黎而戡之東北咸集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文王於是受命稱王九年

而崩書曰誕膺天命維九年大統未集此所謂受命作周也然學者或言武王克商而稱王文王之世紂猶在上則王號無所施之予以為不然文王之治西南諸侯之大者也故猶可以事人及其行於四方則天子之事也雖欲復為諸侯而不可得矣是以即其實而稱王紂雖未服而天下去之其所以為王之實亦亡矣故文王之得此名也以其有此實也紂之失此名也以其無此實也空名雖存而衆不予其存無

損於周之稱王而其亡不爲益矣是以文王之世豈而不問至於武王紂曰女惡不悛於是與諸侯觀政於商以為紂將改歟則周將釋之釋之非彼以周事之矣存之而已若其不改則將伐之伐之非以成周之王也為不忍民之久於塗炭而已不然豈文王獨能事紂而武王不能哉從世俗之說必將有一人受其非者此不可不辯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文王之在民上其德上昭于天蓋周之有國數百千歲也至是始受命以有天下君子曰周之德豈不顯而帝命豈不時哉文王行事常若升降在帝左右者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亹亹勉也哉載也侯維也文王維不專利而布陳之以與人人思載之是以立於天下者未有非其子孫也文王之子孫適為天子而庶為諸侯其祚無不百世者是何故也凡周之士雖其不顯者猶莫不世而況其顯者乎士猶且獲世而況文王之子孫乎此所謂陳錫載周也厲王之世榮夷公以專利為卿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

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此之謂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皇大也楨榦也士之不顯者猶且翼翼不忘敬也而況其顯者乎言士未有不可用者也是以文王思大獲多士以為周之榦言無所不容也無所不容此文王之所以安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

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美也緝和也熙光也假大也麗數也不億不徒億也天命文王使有商之子孫商之子孫衆矣而維服于周言其德無所不懷雖商人亦無有與之較者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冔殷冠

也夏曰收周曰冔藎進也殷人之來助祭於周者尚皆服其冔其臣周也新矣然而文王無不受者言其德廣大無所忌間也故於以告成王曰王之進臣可無念爾祖哉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聿述也配順也駿大也既告之使脩文王之德順天命以求多福則又告之以殷之未失衆也其君皆能

配天及其末世維違天以敗故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言天命之難保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遏絶也義善也問聞也有又通虞度也知命之不易故告之使無自遏絶於天布明善問度商之所以興廢以順天命蓋天之所欲載者非有聲音臭味可推而知也惟儀刑文王則萬邦信之萬邦信之則天載之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人君之德其見於下者甚明其發於上者甚著故天意之去就難信也世世之所謂不可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適然以其不義故使其政令不浹於四方天之難信也如是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摯國任姓之中女自商之畿内而歸於王季行婦道於周京言文王之賢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大任仲任也懷來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載成也天既集大命於周於文王之始成人也則為作配於洽渭之間洽渭之間太姒父母國在焉馮翊洽陽是也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俔譬也文禮也昏禮既問名則卜之卜而吉則納幣

以定之造舟為梁浮梁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天既命文王于周京則以有莘之長女大姒適之以纘大任之業其德積厚遂生武王天復保佑而命之使燮和伐商之事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矢陳也牧野商郊也紂陳其衆以拒武王然其衆維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者曰上帝臨女矣無疑不克紂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騵馬白腹曰騵師尚父太公望也涼佐也肆縱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會於清明之朝而克紂蓋書所謂甲子昧爽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八句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緜緜不絶貌也瓜瓞瓜近本之實也瓜之近本者常小於其故土居也沮漆豳之二水也齊詩土作杜漢扶風有杜陽杜水南入渭言國於杜與沮漆之間也古公亶父大王也復復於土上也穴鑿地也其狀皆

如陶然周自不窋奔於戎狄後世國於漆沮之上子孫衰替如瓜之瓞歲以益小至於大王其始猶處於復穴無室家之盛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大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而不獲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

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之從者如歸市朝
早也朝發於豳循水而至岐下及其妃大姜皆來相
宅言其妃亦賢人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
室于茲
膴膴美也堇藋也荼苦也契刻也卜者必刻龜而灼
之時是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

爰執事

慰安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

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自西徂東民之來自豳者

也爰於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

廟翼翼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宫室之所取直

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始建國者宗廟為先廏庫

爲次居室爲後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捄虆也陾陾衆也度投也薨薨聲也登登用力也削屢重復削治也鼛大鼓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投諸版中而築之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五版爲堵擊鼛鼓以止衆而不能止言勸事也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

醜攸行

諸侯之宫外門曰皐門曰朝門曰應門寢門曰路門天子加之以庫雉冡土大社也戎大也醜衆也起大衆必先有事于社而後出謂之宜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殄絶也愠恚也隕墜也問聘問也柞櫟也棫白桵也駾突也喙喘也古公之徙於岐周其心豈忘混夷之

怨哉徒以國家未定人民未集故不敢失聘問之禮姑與之為無憾而及其閑暇以脩其政令要吾所植柞棫拔而遂茂行道兌而成蹊凡所以為國者既已繕完則夫混夷將不較而自服苟猶欲奔突我者則維以自困而已不能害我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大王肇基王迹至於文王其始猶國於岐山之下其

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國於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都於豐豐在京兆長安而崇在鄠其地既廣其所服從之國亦衆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及於東北其後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皆朝周而質焉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愧焉乃以其所爭為閒田而去虞在陝之

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虞芮之訟既平其傍聞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東北既集文王於是受命稱王質正也成獄成也蹶動也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君子曰文王之所以能至於此者何哉予以為其臣無所不具其臣無所不具者文王之盛德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緜九章章六句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芃芃盛貌也棫小木也樸枹生也槱積也小木而枹生以為無所用之材矣然猶可以為薪而積之而況其大者乎文王之官人小大無所遺棄亦猶是也故其在朝也其左右翼然趣之言官備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半圭曰璋諸臣所奉也峨峨盛壯也髦俊也文王之朝奉璋者皆士之俊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舟行貌也烝衆也能浮而載物者舟也故舟載而已不復事行也使衆人楫之而行淠然矣能得人而官之者文王也故文王官人而已不復為也六師與之而其所至者遠矣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為之章耳文王老矣無所復為矣然豈不能遠作人使為我章哉遐遠也不親之謂遠鼔之舞之之謂作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亦琢也相質也文王用人而不為徒脩其身以御之故外則追琢其章内則金玉其相以為之綱紀而已綱所以張也紀所以理也綱之紀之而綱乃可取然綱紀不自取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禄豈弟

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栗屬也楛荆屬也濟濟衆多也山作雲雨以澤萬物而麓之草木亦被焉譬之如周之先祖其所以利人者廣故其子孫亦受其福以樂易求福其報未有不樂易者也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

瑟鮮潔貌也玉瓚宗廟所用灌也黄流秬鬯也言其祭也維得樂易君子以奉之而神降之以福禄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道在我而物無不咸得其性鳶以之飛於上魚以之躍於下而况於人乎或曰天之髙也以為不可及矣然鳶則至焉淵之深也以為不可入矣然魚則躍焉夫鳶魚之能至此也必有道矣豈可以我之不能不信哉君子推其誠心以御萬物雖幽明上下無不能

格小人不能知而或疑之何以異不信鳶魚之能飛躍哉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載載於器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燎謂熂燎所以除草也柞棫茂密則民斯燎之矣君子樂易則神斯勞之矣皆不求而可以自得之謂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莫莫盛貌也君子之託於民上如葛藟之施于條枚非以巧得之葢民之所樂奉耳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媚愛也京室周室也能以禮齊其家者文王之母大任也能以德媚其國者周室之婦太姜也大王始遷於周故太姜稱周室之婦周家比世皆有賢妃而大姒又能繼其德音無妬忌之行以毋百男此文王所以能全其聖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

惠順也宗尊也恫痛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文王上順其先公推其心以事天地百神而無有怨痛下治其室家推其道以御宗族邦國而無有不順言文王之治遠自其近者始而皆一道也

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顯揚也戎假皆大也烈業也瑕

遠也文王之在宮也雝雝其和其在廟也肅肅其敬雖士之不揚陋於威儀者莫不臨省之士之無射短於技藝者莫不保任之言文王之用人不求備使士皆獲盡其力故其戎疾無有不殄而大業無有不瑕者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式用也內無所聞知而外不能以告人此士之不學

者也然猶獲入而用之故士皆勉於進雖然競作於下成人者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亦不自厭弃也然後文王因其譽以取其俊而用之是以下無弃人也古之人猶言昔之人也書曰昔之人無聞知謂老者也

思齊四章章六句

皇矣美周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皇大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耆老也廓大也帝觀四方求民之所歸定夏商之政不獲天心天乃究度四方將擇其可者與之然猶須假而養之至其老而不變憎其惡之寖大乃眷然西顧見周德之可依而與居焉言天非私周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

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木立死曰菑自斃曰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柳也椐樻也檿山桑也串習也夷平也大王之徙於岐周也伐山刊木而居之帝依其明德而遷焉四方之民習其道路夷其險阻而歸之來者載路而不絕蓋天之祐之也久矣自立其賢妃大姜以配之而其受命既固矣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兌易直也對配也人君國之配也大王居周而天祐之至於草木無不省視之者既立之國又與之以賢君故大伯以王季之兄而讓於王季王季因其心而友之厚周之慶而光施於大伯以至于子孫覆有天下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春秋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凡王季之行雖文王之聖從後視之而無所悔是以其福能施於子孫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

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

畔援猶偃蹇也帝謂文王無為偃蹇不進已至而不取亦無歆慕好先未至而欲得是二者皆將失之何也退者將以要致之進者將以先取之要之者不知事之已至而先之者不知事之未及故莫若安以俟之也夫惟安以俟之故未及而不求已至而不疑譬如相與皆涉要必我先登于岸易曰介如石不終日

故文王之於密也赫然征之而無留焉由此道也密密須也姑姓之國在安定陰密阮共周之二邑也徂往也按止也旅師也對答也伐密所以答天下之望周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京大阜也矢陳也鮮善也將側也方嚮也密人之兵

依山而侵阮陟其岡而居焉文王之人見者莫不怒之曰安得陳於我陵而飲於我泉哉此皆我有也於是拒之入阮而止不及共矣此所謂以按徂旅也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或曰漢扶風安陵周之程邑也及其克崇則徙居於豐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大聲以色外為之而内無有也長夏以革為之於窮約而忘之於盛大也文王之徳不以識識不以智知漠然無心而與天為徒故無内外之異無窮達之變此天之所以歸之也於是命之克崇自是以有天下焉凡言帝謂文王以意推天也仇怨也鈎援鈎梯也

臨衝臨車衝車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

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
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閑閑茀茀動揺也言言仡仡崩阤也訊問也馘獲也
連連安安徐也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
禰禡于所征之地致者致其社稷羣神也附者附其
先祖為之立後也肆縱也忽滅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文王克崇而都豐鎬之間民始附之於是作靈臺焉靈之言善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經度之也營表之也攻作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言不擾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濯濯娱游也翯翯肥澤也牣充也文王之囿雖麋鹿魚鼈無不得其所者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植者曰虡横者曰栒栒上之板曰業業上之刻曰崇牙樅峻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講也因民之樂而講求鐘鼓之度以作辟雍之樂也莊子曰文王有辟雍之樂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鼉魚屬也逢逢和也矇瞍瞽也公事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武迹也先王既沒而其迹在下不絕者維周然耳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京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作起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孚信也三后

之世王迹既兆其孚見矣及武王配天之命而後成

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兹一人應

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侯維也服事也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其所

法者其孝也故人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

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其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

昭兹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昭明也許所也繩約也武王昭其孝於來世使約其祖武而行故能久荷天禄而不替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四方皆來賀之不遠有佐之者乎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

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遹述也駿大也烝君也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為君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匹偶也來勤也方十里曰成成間有淢廣深八尺文王城豐大小適與成偶非以急成其欲乃以述追其先君之勤孝而已自其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

后名之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文王君臣相與洗濯脩潔其政故天下莫敢侮此則

豐之垣也四方諸侯相率而歸周無有不順此則文

王之翰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入渭東注于河豐水之所以東注者禹之功也

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皇大也武王之於

文王則王業益大矣故稱皇王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鎬京武王之所都在長安鎬水之上辟廱天子之學也舉其大則自鎬京舉其小則自辟廱其外無不服者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考稽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草也仕事也燕安也翼敬也水之於物無所事矣然猶以其澤生芑而況於武王未嘗不事哉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此詩言文王者先曰文王後曰王后其言武王者先曰皇王後曰武王葢文王老而稱王武王即位而稱王故也文武則其正號矣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詩集傳卷十五